# 夜店惊魂夜

那年，大陆还是报道台湾一片水深火热的时候，关系很紧张。但不管我的事，我只想挣钱，经过朋友介绍，自

己又花了点钱，加入偷渡台湾的蛇头船。

蛇头怎么办事我就不多说了，虽然很残忍，不人道。但和我在台湾所见所遇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

我们的运气很好，没有被海上巡防队抓住，成功在台南下水。蛇头算是不管了，全部都要靠自己。我们一群人，

有老乡找老乡，有亲戚的找亲戚。只剩下我和另外3 个女人。无亲无故，只得到处张望。

3 个女人之中，只有一位穿得很时髦，短裙吊带装，长得也漂亮。看得我直流口水。另外两位，朴实打扮，在

台南这个豪华都市，我们这3 个熊样，估计一上街就要被警察抓。

那位漂亮姑娘，并没有急着上岸，而是坐在沙滩边，似乎等着什么人来接她。

我看着她，注意力却不在她身上，而是不知所措，脑袋一片空白。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把我看懵了，立马掉头

跑向远处。

后来我在周边捡废品，没赚一分钱，到是换了一件旧衣服。穿上「新衣」，感觉人也高大不少，赶忙上街找点

事做。

和台湾人沟通没有什么困难，除了一些老人说闽南语、客家话，其他人说的方言五花八门，甚至我四川家乡话

都听到过。我找个茶餐厅的侍应生职位，每天端茶倒水。直到有一天，有两位美女来我们茶餐厅喝早茶。我去倒水，

定睛一看，这TM不就是和我一起偷渡来的乡下村姑嘛。

她们手跨皮包，脚踩高跟，完全摆脱当时一鼓土鳖气。穿得也是格外暴露，白嫩嫩的乳房露出大半，长长的美

腿翘出桌外，一台大哥大立在桌上，手上脖上的金银首饰格外显眼。弄得我倒茶时手都抓不稳茶壶。

她们并没认出我，或许早已不记得我，我还给过她们两姐妹一个苹果。人就这模样——越贱越低头，越穷越自

卑。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

到了下班时间，我还在琢磨，她们怎么混得这么好。听说做皮肉生意来钱快，难道她们也做这个？

这么来钱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头萦绕不去，突然，熟悉的身影从我眼前闪过。

就是早上的姐妹花。我决定偷偷跟踪她们，说不定也能从中分一杯羹。

看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引得路人纷纷回头。我看她们进了一家夜店，自己再也不敢上前。那可是有钱人去的

地方，听别人说里面是跳舞喝酒上床的地方，我这种人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谁知这次，我却鬼使神差，决定不管怎么样，都要从中一探究竟。

我偷偷摸摸绕到后门，后门锁了打不开。正一筹莫展的时候，门居然开了，里面出来几个混混，最后面的还抱

着个醉酒女人。我马上躲开，却被那混混叫道：「还不把门关上！」

我被吓得不轻，莫名其妙就去关门，莫名其妙就进来了。

这一进，算是进了万丈深渊。

里面乌漆墨黑，灯光一闪一闪，全部都是人。跳来跳去，蹭来蹭去，摸来摸去。弄得我不知所措，也跟着摇摆

起来。音乐声震耳欲聋，台上几个妖艳舞女搔首弄姿。我一大陆人哪里见过这场面，虽然心头一惊，却想原来资本

主义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我跟着人群，从这头挤到那头，挤上了黑道大佬的位置。大佬身边几个马仔瞅了我一眼，不由分说上来就打。

我眼前一黑，啥都不知道。

不知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眼前仍然灰蒙蒙一片。摸摸头，好在没有流血。

也许是命大，我躺在酒吧台里面，扶着吧台凳想要站起来，却听到呜呜声。我从酒瓶中向外看去，大吃一惊。

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正在舔大佬的肉棒。我吓得不轻，也不知为什么害怕，反正是怕会被打死。

女人秀发遮脸，看不清模样。马仔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大佬一人，显然他很享受，瘫在沙发上。那女人翘着

屁股，也没穿内裤，看得我的鸡巴马上涨起来。

只见那大佬鸡巴又黑又粗，不知干过多少女人，青筋爆起。一伸手抓来胯下女人，按住细腰，黑又粗直进女人

淫穴，女人娇喘不断。引得自己的鸡巴翘得老高。我哪里见过这架势，又是血气方刚年纪，根本受不了这诱惑，忍

不住拉开拉链，上下打起飞机来。

等我转头一看，女人正面朝我，呈狗爬式被大佬压在身上。她显然看到了我，居然没有揭穿，反越叫越大声，

好似对着我发浪。

要是平常，肯定吓得我鸡巴缩短十厘米，可是现在，这个女人令我刺激百倍，右手不知不觉加快了撸管速度。

「草，你个骚货，老子干你开不开心。」大佬喘着粗气咆哮道。

女人并没有回答，叫床声胜似回答。正当大佬啪啪啪不绝于耳，一群噪杂声从正门处传来。

只见一群马仔簇拥着朝大佬这边走来。中间还围个什么。等到近处我才看清，正是早上那两位姐妹花。

她们衣服被扒光，茫然得看着周围。好似习惯这种赤身裸体的事情了。大佬干得正爽，也不多说话，左手一挥。

马仔们接到命令。熟练的拉起姐妹花，上下齐摸，十几双手游走在她们身上，她们也不反抗。只是任由这群马仔蹂

躏。

大佬加快速度，嚎叫一声，全身缩在沙发里，看样子是射了。而那群马仔，兴致正高，一个抱着姐姐头的不停

摇摆，妹妹被抬在半空中，被一个瘦子抽插。

周围人不住呐喊，脏话淫语不断。我自己的鸡巴也快顶不住了，就在高潮边缘，一只手猛地抓住我的鸡巴。心

头一颤，果然是那女人干的好事。定睛一看，竟然就是那时蛇头船上的美女。

大佬分明注意到了这边，招呼几个马仔过来。我想要跑，但是能跑到哪里去，三步并做五步马上就被抓回来按

在大佬膝盖前。

大佬看到我哈哈大笑，说道：「原来是你这个屌人。」

我只能尴尬一笑，没想到被身后马仔一拳打在心窝。「笑你老母啊笑！」

我痛得不能言语，可姐妹花被插得嗷嗷叫。妹妹还被三个马仔围在中间，姐姐却被拖到我眼前，屁股对着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女人手拿一管大号注射器，里面灌满蛋黄，对着姐姐屁眼打进去。我听说过这是日本人对

待战俘的手段，只是当时哪里记得起这些，又惊又恐，管不了这么多。

姐姐痛的不能忍受，赶忙向大佬求救：「黑哥，不要……不要这样……欠你的钱马上就会还……」

话还没说完，鸡蛋全部灌进去了。女人一踢那姐姐的肚子，屁穴里的蛋黄蛋清搅拌着屎粪一涌而出，冲着我的

脸上喷。周围马仔哈哈大笑，按着我的胖子也被弄了一身，气往我身上发，两拳就把我打倒在地。大佬笑得更开心，

看样子这游戏他们已经干了很多次。我无力反抗，任由排泄物糊脸，脑袋一片空白。

姐姐和妹妹的叫声此起彼伏，我漠然听着，似乎事不关己。突然发现有人在脱我裤子。回头一望，竟然是那女

人，胯下带着假阳具，笑嘻嘻得看着我。

大佬兴致又起来了，命令小弟把我拖过来，给我擦一把脸，然后手握着自己阳具，朝我脸上抽打。莫大的羞耻

感向我袭来，刹那间感觉屁眼一凉，冷冰冰的条状物体捅进我的菊花，我哪里受过这刺激。叫得比姐妹声都大。

那女人却玩得很开心，学着男人操她的模样，插我的屁眼。妹妹也被拉了过来，舔着大佬的鸡巴。那个胖子也

握着鸡巴，居然伸到我的跟前，看样子是要我为他口交。

我一大男人怎么可以沦为性奴？但是生性胆小的我不敢反抗，只得低下头不去看他。身后的屁眼痛的不得了，

女人还在加快速度，我瘫倒在地上，胖子一脚踩下来。我便再度昏了过去。

女人尖叫声把我吵醒，姐妹花和那淫荡女人都在被男人操。只不过姐妹花表情痛苦，女人享受鸡巴而已。

我被吊在天花板上，看着眼前一切，本来想找点挣钱出路，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男人射了，女人爽了。姐妹

花丢在冰冷地板上，好似过气玩偶，被主人遗弃在垃圾桶里。自己的鸡巴不知为何又硬了起来。

那些黑社会聚在远处喝酒，说着我听不懂的闽南语。我的屁眼还在微微作痛，那个荡妇又从我下面出现，双手

伸到我的胯下，抽动我的鸡巴。笑着对我说：

「还没爽够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既没有恨也没有喜。任她放肆玩弄我的鸡巴。她大力抓着我的鸡巴，像是对我冷漠的报复。

她看我毫无反应，抄起桌上的水果刀。我以为她要杀了我或是阉了我，没想到她居然割开捆绑我的绳子。

我跌落地上，被她扯着头发，往她淫穴上面凑。一股腥臭味令我作呕，但我仍然疯狂舔着她的外阴，这个淫娃

喜出望外，把我带到一个包厢里，躺在沙发上张开双腿让我操。我挺着发烫的鸡巴，并没有急着进穴，而是在外来

回摩擦。其实是我找不到入口，虽然她的骚穴张得那么开。我没办法，学着大佬的样子，让她为我舔鸡巴。

湿滑的舌头游走在龟头马眼之间。我哪里受过这等刺激。只是觉得肉棒烫得不行，但是骚货却不过瘾，硬是要

骑乘位自己摆动翘臀。

她坐在我身上，摸着自己的酥胸，一边浪叫一边扭动。我的鸡巴却没有感觉，不知道是因为她的穴太松还是什

么原因，灵机一动。立马扑倒她。心想你不是要插我屁眼吗？女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被我反身压在胯下，手握着

鸡巴顺着屁股沟，用力一顶。鸡巴沾着淫水和其他男人精液，硬生生插进这个淫娃荡妇的菊花。

她反而兴奋不已，配合我的抽插频率，我也忍不住，每次都是插到屁眼底，不一会儿，缴枪投降。

后来，我沦为这个荡妇的玩物。被拴在他们的据点老窝里。直到后来大佬被抓进监牢，手下小弟一拥而散，我

才逃离这个魔窟。

【完】